

古玩战争

CULTURAL RELICS WAR

之

诈眼

英美日韩联手狙杀“夏商周断代工程”，引爆华夏文明起源之争！

华夏文明为什么是世界上惟一能传承5000年的古文明？华夏文明的源头是夏朝吗？

以英、美、日、韩为首的世界各国为何集体否认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

谁在收藏中国？国外天价古玩交易藏着怎样的玄机？

秦军／著



夏朝向我们隐藏了什么？

5000年华夏文明起源之争，200年艰难考证之路，5个超级大国殊死博弈，1件传世国宝的神秘传说，演绎成一场波云诡谲的古玩战争。

中国华侨出版社

秦军/著

古玩战争

CULTURAL RELICS WAR

之
诈
眼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玩战争 / 秦军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113-0889-4

I. ①古… II. ①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4966号

● 古玩战争

著 者/秦 军

选题策划/祁定江

责任编辑/文 珏

封面设计/弘文馆·柴华

版式设计/新兴工作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1/16 印张/18 字数/250千字

印 刷/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0889-4

定 价/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古玩战争

第一章

一辆保时捷卡宴从车流中驶出来，缓缓泊靠在路边。开车的小伙子凑近倒车镜，仔细打量着自己，似乎对自己的容貌不满意。小伙子下了车，走到路边的花池旁，伸手在地上摸了一把泥土，返回车上，侧脸照着倒车镜，将手上的灰尘小心地涂抹在脸颊旁，直至满意后，又伸手在自己的衬衣上使劲搓了几下，将手上残余的泥土搓在了原本就皱巴巴的衬衣上。

小伙子对着倒车镜笑了笑，拎起旁边座椅上的一个大背包下了车，朝琉璃厂走去。

>>>

琉璃厂街头的明德斋。

店老板梁克己临窗而坐，手里捂着柄倒把西施壶，懒洋洋地望着窗外

大街。店伙计小李正在招呼客人。与其说是客人，倒不如说是游人。每天都有一些慕名而来的游客，挨着琉璃厂的古玩店乱逛，只瞧稀罕，却什么都不买。梁克己不想搭理他们，他宁肯这样望着大街发呆。

跟星期天比起来，街上显得冷清了许多。沿街两侧稀稀落落摆着几个摊子，摊主们却各自钻进相邻的古玩店里喝茶闲侃。

猛然，梁克己瞅见一个小伙子走进琉璃厂来。那小伙子肩膀上背着个鼓囊囊的大背包，背包带绷得笔直，像是吃紧风的帆绳、拉满的弓弦，看上去沉甸甸的。

看着那背包，梁克己的心忽然莫名地乱跳。

古玩行里有专门窜货的人，俗称窜货郎，他们穿梭游走在国内三、四线城市的古玩市场里，跟那里的古玩店老板们讨价还价，低价淘换古玩，再返回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都市，高价出手，利润颇丰。见到窜货郎从自家店前经过时，古玩店的老板们就会跑出来打招呼，最好是能把窜货郎请到店里去，看看他们行囊里的宝贝，若是能买几件中意的宝贝那就更好，买不到也没关系，交个朋友，混个脸熟，来日方长。可大多数的窜货郎都有交往已久的古玩店，你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目不斜视，行色匆匆地打自己面前路过。

这个小伙子刚进来琉璃厂就左顾右盼，放慢脚步朝两边的古玩店张望，像是想要进去，却又犹豫着该不该进去。

梁克己推开窗户，直勾勾望着那小伙子，就等小伙子转过头朝自己这边看过来。左等右盼，那小伙子就是不朝这边看，眼瞅着就要从明德斋门前走过去了。

梁克己急忙使劲干咳两声。

那小伙子终于朝这边看了过来。

“哥们儿，进来喝杯茶，消消暑。”梁克己乐呵呵打着招呼。

小伙子愣了一下，怯生生说道：“不了……不了……”

“大热天的，进来歇歇脚，你一大老爷们儿，还怕我吃了你不成？”

小伙子见梁克己面善，便不再迟疑，咧嘴笑了笑，朝明德斋里走了进



来，进了屋，就被请到八仙桌旁坐下。梁克己找了个玻璃杯，沏了杯茶端了过来。小伙子忙起身道谢。

“哥们儿，您这是买东西还是卖东西？”梁克己笑眯眯地问道。

那小伙子转头望了一眼店里的其他人，犹豫着，支支吾吾没说话。

梁克己立刻会意，笑道：“先喝茶，您请……”说着，梁克己转头朝店伙计喊道：“小李，你过来一下。”

等小李走了过来，梁克己附在他耳边轻轻说道：“那几个闲逛的人，你看能不能把他们打发去别家……”说着，梁克己转头朝小伙子看了一眼，继续说道：“我这儿有贵客，喜欢清静，不喜欢俗人嘈杂。”

小李点头应了一声，转身过去继续招呼客人。

“这是明前的顶谷大方，朋友从老家带来的。”梁克己边劝茶，边打量着面前的小伙子。这小伙子穿着打扮很随意，或者说是很朴素，总不能说人家寒酸吧，话很少，一副不通人情世故的模样，不像是走南闯北的窜货郎。再细看，那小伙子的裤脚和球鞋上粘着石灰和黄泥留下的斑渍，看上去倒像是工地上的建筑工……越看越像……不管怎么样，人都背着背包进门了，好歹也要看看背包里有什么。

没过几分钟，店里的客人便离开了明德斋。客人刚出门，梁克己就挪了挪椅子，凑近小伙子说道：“有什么东西放心拿出来好了，现在没外人了。”

小伙子从肩上摘下背包搂在怀里，拉开拉链，从里面拎出一个黑色绒布袋子放在脚边，俯下身去解开袋口，一件浑身披满铜锈的青铜器露了出来。

梁克己一见到铜锈，立刻冲店伙计喊道：“小李，你去门外，别让人进来……谁都别进来。”小李答应着跑了出去。梁克己到柜台里搬出来一扇二尺多高的黑漆描金屏风放在桌上，然后把那件青铜器抱起来放在桌上的屏风后面。这样一来，即便是街上的人趴在窗户外朝里看，也看不到屏风后是什么东西。

“哥们儿，您多担待着点，咱这店面小，也没个里屋密室什么的，就

这一间大通屋……这东西让外人撞见了可不好……”梁克己凑近青铜器，边看边说道。仔细看了两遍后，梁克己问道：“哥们儿，你这玩意儿想卖多少钱？”

“……你给多少钱？”那小伙子想了想后才说道。

“这东西是什么？干嘛用的？叫个啥？”梁克己心里明白，这件青铜器是觥，礼器里盛酒用的觥，可他还要明知故问，他想搞明白面前的这个小伙子对这件青铜觥了解多少。

“……这是青铜器。我祖上传下来的。”

“祖传的？”梁克己自言自语小声嘟囔了一句，再瞥眼瞅瞅那青铜器，通体布满了厚厚的铜锈，铜锈上面还沾着许多泥土木屑，谁家祖传的宝贝会是这个样子？这看上去很像是刚出土的青铜器，只是看上去像，还不能确定。

梁克己眨眨眼，冲小伙子笑道：“哥们儿，平时经常看电视不？好多台都有鉴宝类的栏目，喜欢看吗？”

小伙子一愣，随即点头说：“经常看，乐意看。”

梁克己又笑道：“你看电视里，好多人都抱着古玩请专家鉴定，主持人问他们，你们的古玩怎么得来的呀？很多人说是祖传的。其他的古玩咱暂且不说，先说青铜器。电视里的那些抱去让专家鉴定的青铜器，压根儿就没有祖传的，一件都没有。他们一口咬定是祖传的，以为能骗得过专家或是主持人，其实专家们心里门清着呢……这就跟大街上的桑拿发廊一样，办理营业执照的时候，一口咬定是洗澡理发的，可大家心里都知道他们做的是啥生意，只是不屑点破他们罢了。”

小伙子点了点头。

梁克己接着说道：“哥们儿，你别蒙我，这东西哪里是什么祖传的，这是出土文物。跟你说句实话，你走遍琉璃厂，没人敢要你这东西。公安局文物局的人隔三岔五地来检查，谁敢买卖地底下刨出来的东西，轻者罚款，重者坐牢。知情不报的判同罪。今儿你也就是遇到我了，若是遇到别人，直接一个报警电话就把你绑进牢里去了……”

小伙子的神色有些不自然了。

“……半个月前，有几个建筑工地上的小伙子，工地上挖土方的时候挖出来几件青铜器，这几个小伙子装了两麻袋抬到琉璃厂来卖，结果让店老板给举报了。你猜怎么着，那几个小伙子全都让警察给抓了起来，第二天就判刑，每个人都判了三十年，那几个小伙子打工的建筑工地上的包工头和开发商也抓起来判了刑，听说警察还专门去那几个小伙子的老家，把他们的父母也都给抓来了，也都判了刑。还有俩小伙子的媳妇和几岁大的娃娃也都一并抓过来坐牢……你是不知道，现在的文物法严厉着呢。”

小伙子怔怔看着梁克己，说不出话来。

“这也不能怪古玩店的老板，若不举报，他就得坐牢……刚才不是说嘛，你也就是遇见我了，咱跟他们不一样……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你这东西多少钱卖？”

“……十万。”小伙子答道。

听到小伙子报了价，梁克己心里又暗自琢磨：这件青铜觥有一尺半多高，造型像是一条蹲坐着的龙，表面被铜锈和土木屑裹得严严实实。青铜觥的盖子和觥体也被锈粘结为一体，分不开，具体是条什么样子的龙，是不是一条龙，龙身上下有没有什么纹饰，这些都不清楚。但不管怎样，一般的青铜车马饰件、青铜镜、青铜兵刃之类的都能卖个几万几十万，那可都是些青铜小件，青铜零碎，没法跟这件青铜觥相提并论。这件青铜觥光是凭它的个头，也能值几十万，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青铜器！可这小伙子开价才十万！莫非有诈？

梁克己见多了走街串巷的骗子，他们坐在街头，愁眉苦脸地看着他们面前的假古玩。你若是在他们面前停下来，他们就会可怜巴巴地说，家里出事儿了，不是爹得了癌症，就是娘进了重症监护病房，急需用钱，所以才要卖掉家传的宝贝。因为急着出手，所以价格特别便宜。上当的都是贪图便宜的人。一般的收藏者都不会被这样拙劣的骗术所蒙骗。这些江湖骗子们很少来古玩市场，更不会进古玩店。不过，即便是他们进了古玩店，古玩店的老板们也不会揭穿他们。开古玩店最是讲究笑迎八方客，甭管你

是富豪巨贾还是平民百姓，一律笑脸相迎。看到一件赝品，古玩店老板们只会笑嘻嘻地说看不准。

现在梁克己自己也不能确定，面前的这件青铜器是真的还是假的，但看上去很像是真的。所以梁克己一直在用话语试探着小伙子，现在听到开价十万，梁克己心里更没谱了。

“哥们儿，这样吧，算我吃亏，我给你四百元，你把这玩意儿给我，大家交个朋友。”梁克己心一横，继续试探。

“四百？”小伙子瞪大眼睛问道，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嗯，四百元。这东西不值钱不说，还得担风险。再说这玩意儿锈了吧唧脏乎乎的，城里人都讲卫生，都不要这玩意儿。”梁克己点了点头，缓缓说道。

小伙子看着桌子上的青铜器，不说话。

“不瞒你说，这东西真的没人要。现在是科技时代，你要拿个日本的数码产品来北京卖，一准抢手，这破铜烂铁的……这样，再给你加一百，五百元。五百元说不定我都得赔钱。这价格你走遍全中国也没人舍得给你出了。”

见小伙子还不接话，梁克己又说道：“这东西赶紧卖了比什么都重要，你出了这门，说不定警察就跟上你了。”说着，梁克己掏出手机来在桌子上摆弄了两下，继续说道：“五百元，就这么说定了，有什么风险哥们儿我替你扛下来。”

小伙子还没说话，梁克己已经掏出了五张钞票，塞进了小伙子手里。

小伙子苦笑一声，站了起来，将地上的袋子塞进了背包里，转身欲走，却又回过头来，问梁克己：“有什么风险你替我扛着？”

没等梁克己说话，那小伙子便飘然离去。

>>>

小伙子刚离开明德斋，梁克己就坐不住了，跑到柜台后翻出来一个木箱子，又找出一大堆报纸，揉成纸团和青铜器一起放进箱子里，用绳子

绑好木箱，扛在肩上正要出门，忽又想起了什么，放下箱子交待伙计小李道：“刚才那人身上是不是有股汗臭味？一会儿多打开几扇窗户通通风……要不你把抽屉里的那个小黄铜熏炉拿出来，点片檀香熏熏屋子……对了，记得把桌子上的玻璃杯扔掉。”

交代完了，梁克己才搂着木箱子出了明德斋，开车离开琉璃厂。穿过德胜门，驶入高速后，梁克己还在一个劲地琢磨。

这件青铜觥没理由是假货！拿假货蒙人图什么？还不是为了钱嘛。这件青铜觥抱在手里，感觉差不多有二十斤，去废品收购站卖一斤废铜，那都要二十元，二十斤废铜就是四百元。所以刚才还价四百元。这也是实在没辙了，完全是为了试探那小伙子是不是骗子。

骗子也是有成本的，光是造假货的铜就要四百元，接下来还要翻砂铸造，这人工费再便宜，也得要几百元吧，这还没完，铸造出来的假货泼硫酸埋在地下几个月做旧起锈，这几个月的时间也能值几百元吧。这些加起来，要一千多了，这只是成本而已，还不说运输费功夫钱什么的。刚才那小伙子若是个卖假货的骗子，至少应该卖四五千才合算，才能落下点辛苦钱。五百元卖给自己，他图啥，非但赚不了钱，他还得赔钱。

所以，梁克己认为这件青铜器是真货。因为没有理由是假货。

梁克己刚才也是实在没办法了，他是其拿不准青铜觥的真伪。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还一个低得离谱的价格去试探卖方。卖家一生气，抱着东西离开。脸皮薄的买家就会暗自悔恨，悔恨自己的眼力不到家。脸皮厚的买家就会拉住卖家，继续磨蹭着还价，或者打电话邀朋友过来帮忙掌掌眼。这种情况在古玩交易里很常见。

所以梁克己才开价四百元，只是为了能唬住那小伙子，试探一下那小伙子的虚实。唬不住也没啥，大不了那小伙子收拾起东西走人，梁克己啥都损失不了，扔了他用过的玻璃茶杯，门照开，生意照做。

可万万没想到，这件青铜器真的就能五百元买到手。这简直是捡了个天大的漏。

琉璃厂里的古玩店花一丁点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钱收了件好宝贝，这事

儿若是发生在清末、民国，或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很正常，经常有的事情。可这事情发生在信息如此发达的现代，这就不正常。若是小城市里的古玩店，兴许还能遇到这种事情，但是在北京，在琉璃厂，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白日做梦，编成相声说给别人听都没人肯笑，还吵着跟你退票。

那小伙子保不准真的是建筑工人，在建筑工地上挖土方时挖出来这样一件青铜器。

好像只有这样解释才能说得过去。

>>>

梁克己驱车过了昌平，下了高速继续朝北行驶，来到了一个叫湖门村的小村落，车停在了一座农家小院外。

下车，敲门，门不应。

梁克己退后几步，仰头轻嗅，院子外飘着一缕淡淡的沉香味。梁克己掏出手机，边给院子里打电话，边敲门。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拉开门，也不说话，径直转身朝屋内走去。

梁克己从车里抱出木箱扛在肩上，进了院子，倒插好门，快步走进堂屋。

“爸，您看看这东西。”边说，梁克己边解开木箱上的绳子。

梁克己从箱子里抱出青铜觥，走到他父亲面前，正要说话，却听他父亲急道：“去，拿出去。”

梁克己还想要说话，就见他父亲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朝他吼道：“你傻愣着干嘛？快点拿出去。”

等梁克己抱着青铜觥来到院子，他父亲背负双手，冷冷说道：“谁让你把这东西抱到这儿来的？给他送回去，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不给别人看东西断真伪。”

“不是别人的，我的……”

“你的？”

“我买的。”

“哪儿买的？”

“……我一朋友……他认识一帮盗墓的，昨天晚上我俩去了趟河北，盗墓的在庄稼地里挖，我俩在地头等着，挖出来直接就在庄稼地里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完事儿就开车拉回来了。”梁克己本来想说是从他朋友手中购买，可看着那青铜觥表面的铜锈，一张贫嘴就不听自己使唤了。

“……这些出土的青铜器随便拎一两件出来，就是一二级文物，出了事儿你被抓进牢里不要紧，谁给老子养老啊……”

“古玩这一行，有哪个没有买卖过出土文物？又有几个收藏家敢跪在庙堂里烧香发誓说他从来没有买过出土文物？大家都没事，就我点背倒霉，就我被抓进牢里了？……再说，您屋子里不是也有好多青铜器吗，您不也没事嘛。”

“我那都是传承有序，都正大光明得来的，你这能比吗？……你自己多少斤两你自己不清楚？这青铜器你懂多少？现在的骗子们打着盗墓的幌子卖假货，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能分得清真假？”

“这不是拿过来让您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嘛。不管真假，以后我不买出土的东西总行了吧……爸，您倒是先给看看呀。”

梁瑞秋不说话了，眼瞅着儿子脸上的兴奋之色，知道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他那古玩店开了快一年了，只是小打小闹地卖些旅游纪念品、小铜钱、不值钱的民窑瓷器和一些零零碎碎的小杂件，一桩大买卖都没做过，平时也疏于打理，得空就跟着一帮古玩店老板们厮混，鉴定古玩的眼力没长进，却学会了油嘴滑舌，察言观色。今儿好不容易弄到了一件青铜器，在古玩行当里，这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张了。憋了一年的劲儿顿时化作难以言喻的喜悦，不论别人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的。

再则说，这青铜器他已经买下来了，难道自己这个当爹的还能打电话报警，或是逼着他捐献给博物馆不成？即便是要让他捐献，那也不是现在。

梁瑞秋暗自叹了口气，俯下身从地上抱起青铜觥，放在了葡萄架下的石桌上，转头对跟在身后的梁克己说：“开门货，假不了。”

“……您都还没仔细看一眼就说是真的，就是别人请您掌眼，您也不能这样敷衍人家吧。”

梁瑞秋在石桌旁坐了下来，背对着青铜觥，看着他儿子，缓缓说道：“看一件青铜器的真假，第一要看其锈色，表面的锈跟内里的锈；第二要掂其分量，第三才是青铜器的造型，做工，铭文……这件青铜觥的锈，内行人看一眼就知道错不了，这是粉锈。你抱着它从那边走过来，它的分量也过了我眼了，是那股子劲，错不了……鉴定古玩，你千万别以为用放大镜凑在上边看个把钟头那才叫鉴定，那都是外行才干的事儿，或者是内行故意表演给外行看的。”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梁克己想起自己刚才在琉璃厂也掂量过这件青铜觥的重量，二十斤左右，一斤铜二十元，所以才出价四百元。

“你也是这样想的？为啥？”

梁克己不说话了。他心里明白，父亲若是知道这件青铜器是他花五百元从一个农民工手里买来的，非把他骂死不可，一顿臭骂还能厚着脸皮抗得住，就怕他父亲骂完了还要他把这件青铜觥给捐出去。

见儿子自顾自地埋头盯着青铜觥观看，也不答话，梁瑞秋便又缓缓说道：“这青铜器从铸造出来直到现在，怕是有三四千年的时间了，这几千年来大部分的时间都被埋藏于地下，年长日久，青铜器就会腐蚀，铜的质地也会渐渐地发生变化，会变轻许多。用科学的话来说，那叫铜离子流失。若是摆在你面前两件一模一样的青铜器，一件是新仿制的赝品，一件是刚出土的文物，那么这两件青铜器的重量是不一样的。新仿制的赝品是实实在在的分量，而出土文物的分量则会轻出许多。”

说着，梁瑞秋示意梁克己在院子里等候，自己走到厢房里找出一件青铜器摆在桌上，也是一件青铜觥，个头比梁克己带来的这件青铜觥要小一些。

“你掂一掂，感觉一下这两件青铜器的分量，孰轻孰重。”



梁克己将两件青铜器入手掂量了几下，果然，一个重，一个轻，他自己带来的这件比较轻，他父亲刚刚拿出来的这件比较重，虽然个头小一圈，但是感觉很沉。

“重量轻的是真的？还是重的是真的？”梁克己问道。

“不是刚跟你说过嘛，出土的青铜器，分量都轻，轻好多呢。大部分的青铜器出土时都是锈迹斑斑，只有极其稀少的青铜器出土时一尘不染，没有一丝锈迹，看上去跟刚刚铸造出来似的。但是不管青铜器表面有没有铜锈，入手分份量都很轻。”说着，梁瑞秋把刚从厢房里拿出来的那件青铜器拎到了院子角落的花丛边，转手回来又继续说道：“现在你再掂量一下，看有啥感觉？”

“还是轻飘飘的。”梁克己抱着青铜觥说道。

“你现在仍旧感觉分量轻，那是因为刚才跟一个重的比较过。你实话跟我说，买这件青铜觥之前，有没有感觉到分量偏轻还是偏重？就是说，它实际的重量应该有多重，你心里有谱吗？”

“……不知道。”

“青铜器和瓷器的重量，可以作为鉴定真伪的依据之一。瓷器的胎质、窑口、年代、工艺的不同，体现出来的重量也不尽相同，有的轻，有的重。青铜器却是一律地轻！但是这种重量上的轻又分出好多种，比如薄皮的青铜器肯定比中皮、厚皮的重量还要轻，腐蚀锈蚀严重的要比保存较为完好的轻。这是鉴定青铜器最基本、最入门的手段，也是最不容易掌握的。大家平日里常说，要多接触真品才能识别假货，你接触的真品时间长了，各种各样、形制大小不同的青铜器大概是什么分量，心里也就有数了，再去接触青铜器的时候，也就有所参照，有所对比……你连这最基本的鉴定知识都没掌握，还学人家去买青铜器，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梁克己也不反驳，只是一个劲儿点头。

“你点头作甚？瞧你摇头晃脑，一幅胸有成竹的模样，我说的你都懂？”

“我不知道这些，但我不也照样买到真货了嘛。这件青铜觥的分量明

显要轻好多。”

梁瑞秋哼了一声，正色说道：“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进屋吗？为什么要让你把这件青铜觥拿到院子里来说话吗？”

梁克己摇头。

“但凡是刚出土，尚未处理过的青铜器，绝对不能随随便便就搬回家里。如果你还想干这行，如果你觉得以后还能有机会会有闲钱去买青铜器，那你就一定要记住。刚出土，表面带着铜锈泥土的青铜器，一定不能先拿回家里，一定要等到把表面的铜锈剔除处理过后才能往家里摆放。”

“为啥？”梁克己迷惑不解。

梁瑞秋站起来，又去厢房里拿了个楠木盒子过来，拭去盒面的灰尘，打开盒子，从中取出细小铁钎、小薄钢刀、铁刷子、毛刷子、竹箴等一一摆在石桌上，挽起袖子，拿起小钢刀和铁刷，一边清理青铜觥表面的铜锈，一边开口说道：“这件青铜器表面的锈，叫粉锈。粉锈属于坏锈。为什么叫坏锈呢，因为这类锈会毁坏青铜器，会加快青铜器的腐蚀。坏锈当中尤令人深恶痛绝的，当属粉锈。粉锈会传染！……对，就像非典、甲流那样的传染病一样传染。我屋子里有几件青铜器，你要是把这件满身长满粉锈的青铜器搁在屋子里，过不了多长时间，屋子里的其他青铜器就会被传染，也会浑身沾满这样的粉锈……”

“您别吓唬我，小时候您就经常讲鬼故事吓唬我……我是吓大的。”

梁瑞秋缓缓说道：“古玩行当里匪夷所思的事情多了去了，不是你开一两年古玩店，整日跟那些古玩店老板们厮混在一起就能知道的……这粉锈会传染，隔着屋子，隔着玻璃罩都能传染。你若不信，你可以去科学研究院的考古研究所打听一下，问问里边的专家教授这是不是真的。”

“……稀奇了，铜锈还会传染……”梁克己咂着嘴嘟囔了一句。

“还有更稀奇的事儿呢，专家们知道这粉锈会传染，可就是研究不出来为什么会传染，也找不到解决传染的办法，这可不是说咱们国内的专家，全世界的专家都没辙……你那古玩店里没有青铜器，若有青铜器，就必须要注意这种事情了。比如有人拿了件有粉锈的青铜器去你店里，低

价卖给你，你觉得是讨便宜捡漏了，其实不然，那件青铜器上的粉锈很快就会传染到别的青铜器上，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

梁克己的心慌慌乱跳，急忙问道：“比如说……我是说假如，有人拿了一件青铜器去我店里，几百元就扔给我了，那人是在故意害我？”

“谁会这样害你？又跟你没深仇大恨的，一件青铜器好多钱呢，犯得上白给你吗……”梁瑞秋忽然不说话了，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梁克己，缓缓问道：“你这东西到底哪儿来的？”

“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嘛，跟几个盗墓的买的。”

“在哪里买的？”

“河北呀，刚过去丰台不远……”

“少贫嘴，你说实话，这东西到底在哪里买的？”

“……”梁克己瞪着大眼望着他父亲，一脸的委屈和茫然。

梁瑞秋冷哼了一声，指着石桌上的青铜觥说道：“这青铜觥后面的把手，叫鋡，这一类青铜器若有铭文，通常会铭刻在鋡内侧，所以，我先从鋡的周围清理铜锈。不出所料，这鋡内还真的铭文……”

梁克己凑上前去，俯身细看，果然看到了铭文。看上去好像只铭刻着一个字。

“你知道这是个什么字？”

梁克己连连摇头，说不知道。

“这是个中字，中国的中……”梁瑞秋说着，似乎又想起了什么，猛然停顿下来，起身走至窗前的石条案旁，从条案上拿了一枚影青小茶盏，在水龙头上接了少许清水返了回来，将茶盏放在桌上，探入手指，用指甲在茶盏内蘸了少许清水，拂指正欲在桌面上用清水作墨指作笔写字时，手指忽又凝悬空中，喉间轻吟两声，亮着嗓子说道：“中国的中，大体有三类写法，你可知晓？”见他儿子满眼惊愕，梁瑞秋复又挥指，在桌上用清水写了两个繁简不一的中字，写完后指着桌上的字迹说道：“中字，除了大家平时书写的中字之外，大致还有中、𠂇这两类写法。第一类中字，严格来说，这个中字压根就不是个汉字，而是一个叫

中的古代部落的族徽。

“这个中族部落位于河南省安阳市附近，距现在的墟遗址不远。商朝灭亡后，中族被迫迁移到了陕西关中附近。商代灭亡，不止迁移了一个中族，近百个部落被迫迁移，中族还算幸运，还变着法的保留下了代表他们信仰的族徽。历史书上可能没有记载，但收藏青铜器的收藏家们都知道这件事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人类迁徙。

“第二类中字，则是中族迁移至陕西关中后，重新使用的族徽。第三类中字，基本上跟现在大家书写的中字差不多，这才能算得上是个汉字。这类中字通常是人的名字，但不限于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比如说你叫梁克己，别人也能叫梁克己。研究一个字有几种写法，会招至有些人的嘲笑，甚至是无知的批判。但一个真正研究传承国学的人不在乎这些所谓的批判。一个真正玩青铜器的收藏家，也不屑去计较。”

梁瑞秋又探手指向桌上的青铜觥，继续说道：“这件青铜觥上的中字，是第一类写法，也就是说，这件青铜器是商代时期活动在河南安阳附近的一个叫中的部落铸造的青铜器，这件青铜器若是出土，只能在安阳出土，绝对不可能在河北出土。你跟我实话实说，这件青铜觥到底哪儿来的？”

梁克己正听着他父亲讲解青铜觥上的铭文，没想到话题又冷不丁的转到这里来了，有心嘴硬死抗，想要一口咬定这件青铜器是昨天去河北买的，可又一寻思，这个中字铭文八成真的是安阳地区才能够出土的……可是，既然是安阳出土的青铜器，那个小伙子为啥大老远的拎到北京来卖？他们本地没有古玩店吗？还是觉得来北京卖的价格会高一些？不管怎样，五百元钱，还不够他来北京往返的路费呢。

“……得，我瞒不住您，那就听您的，我实话实说……这件青铜器是我收来的，今儿早上有个农民工去店里卖东西，恰好我在店里，就给买下来了。”

“农民工？你花多少钱买的？”

“……五百万……您看值这个价吗？”

“臭小子，你是不是成心气我的，改改你这臭毛病，不着调的乱吹，